

的文采。他写作神迅，但绝不失治学的严谨。他认为学无止境，因而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，而具有不断向尽美尽善努力的积极愿望。他主张写剧本和其他科研作品一样，要化时间去修改。他说：要不辞辛苦，千锤百炼，把作品改到尽可能满意为止。例如郭老写《棠棣之花》，经过多次修改，前后计达二十二年之久，把几次发表的版本对照来看，就可以看出“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”。郭老告诫年青人：千万不要写了一个剧本，头就仰天，自以为在莎士比亚、莫里哀之上，唯我独尊，目空一切。这是多么深刻的教导！郭老要求自己很严格，他曾经说：创作是一种艰苦劳动，不能原谅自己，对自己作品的批评，要比任何人都严格才行。郭老也是这样言教身教的。1956年《管子集校》出版后，他赠送了我一部，并在扉页上题着：“有功夫时请细细看，错落仍有很多，如有注意到的地方请勘出。”尽人皆知的是，郭老在1930年出版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这部在中国史学史上划时期的作品，由于认识的发展，郭老在1944年又写了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作为《十批判书》的一篇，1952年又写《奴隶制时代》一书作为补充，对一些不妥的结论，自己做了纠正。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勇于自我批

评的精神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由于他这种精神，和他的虚怀若谷，平易近人，光明磊落的作风，他对待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，一贯主张各抒己见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从不以势压人。他一向十分尊重跟他辩论的不同见解，他认为应该坚持真理，实事求是，有意见提出来讨论是好事，如果错了可以纠正，也可视为宝贵的收获。他认为有道理的可以力争，使讨论逐步深入。例如郭老关于《胡茄十八拍》就写了八篇文章，对“兰亭序的真伪”问题，也一而再和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辩论，活跃了学术空气，正确地贯彻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和学者的崇高形象。

郭老与我们永别了，但这位可敬的文化巨人，慈祥的长者，他的谆谆教诲，他的革命业绩，他的雄伟诗篇和学术上的鸿篇巨著，将永远迴荡在后人的心中。

郭老去世一周年了，但总觉得音容宛在，遗教犹存。

我们要学习郭老一生勤奋，在学术和艺术上勤于探索、勇于创新的精神，为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。努力做好图书资料工作，迎接科学文化领域的明媚春天。

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遗书珍藏北京图书馆

美国著名作家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。她生前写了很多著作。她在介绍新中国的著作中，表达了她热爱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谊。她的著作主要是用英文写的，但已有其他文字的译本。她的遗书已于1971年赠交北京图书馆收藏。共计书刊85种，其中29册是她自己的著作。按文种，有中文1册、东方语文8册、英文66册、德文4册、法文3册、西班牙文3册；其内容有讲中国的、讲共产主义运动的，讲各国

情况的等等，并有十余册是专讲西藏的；其体裁有论文、专著、信札和期刊等。

这85种书刊中，最为珍贵的是她的笔记手稿50册，笔记时间为1958至1967年间她先后到北京、河南、上海、广东等地访问时所记。涉及范围比较广泛，都是她在各地亲闻目睹的纪录。她用来纪录的是大小不一的练习本与笔记本，现已按年代先后装订成十册，并经整理编目，全部作为特藏珍存于该馆善本特藏部。（本刊通讯员）